西岳志

全

西岳志

西岳

仙桃山在慶州府西七里新羅號西岳或稱西兄山其下有村亦名西岳里新羅太宗陵及開國公金庾信墓皆在焉

書院創始

嘉靖辛酉年間東都尹李龜巖楨以新羅角干金公功業之盛而到今墳墓蕪穢不治爲可痛惜乃建祠宇于仙桃山下去公墓無二里焉于時慶之士有作而言者曰弘儒侯薛公文昌侯

侍講院

崔公亦吾士之前修也盍並為三賢而祀諸龜
巖公乃請于退溪先生定以州人之額宜可從
越癸亥春龜巖公既去州而乃始奉安三賢于
一祠祠凡三間又置諸生棣業之所焉

書院齋號

退溪先生命堂齋之名曰西岳精舍曰時習堂
曰誠敬齋曰進修齋曰澡雪軒曰詠歸樓稻間
亦揭先生之筆而俱燬于壬辰

書院重修

萬曆庚子春乃構草舍于舊址奉還三賢位板

而享祀之以位板移藏於山谷中奉而周旋得
保於大亂之際是則天也
壬寅春重新廟宇而猶未盡復其舊庚戌秋創
立講堂齋舍而如澡雪軒詠歸樓尚今未遑焉
崇禎戊辰乃就講堂之後遵舊制建祠宇而作
五架屋三間砌以崇之墻以圍之與杞廳藏書
室俱在庭焉

賜額

天啓三年癸亥冬因府儒疏請　錫額曰西岳
書院

廟中神位

廟今東向弘儒侯薛先生在右南上開國公金先生以次居中文昌公崔先生在左居第三焉

於金先生舊書太大舒發翰今改題曰開國公

享祀時日

例以春秋仲月中丁享祀于廟中享儀在笏記

三賢事蹟

弘儒侯薛先生

三國史本傳

公諱聰字聰智姓薛氏薛卽新羅六大姓之一也祖談捺父元曉初爲桑門旣而反本自號小性居士公性明銳生知及長博學善屬文以方言解九經義訓迪後生至今學者宗之新羅神文王以仲夏之月處高明之室顧謂公曰今日宿雨初歇薰風微凉雖有珍饌哀音不如高談善謔以舒伊鬱吾子必有異聞盍爲我陳之公

對曰唯臣聞昔花王之始來也植之以香園護之以翠幕當三春而發艷凌百花而獨出於是自適及遐艷艷之靈夭夭之英無不奔走上謁唯恐不及忽有一佳人朱顏玉齒鮮粧靚服伶俜而來綽約而前曰妾履雪白之沙汀對鏡清之海面沐春雨以去垢快清風而自適其名曰薔薇聞王之令德期薦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又有一丈夫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鍾而步傴僂而來曰僕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傍下臨蒼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頭翁竊

謂左右供給雖足膏粱以充腸茶酒以清神巾
衍儲蔵須有良藥以補氣惡石以蠲毒故曰雖
有絲麻無棄管蒯凡百君子無不代匱不識王
亦有意乎或曰二者之來何取何捨花王曰丈
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丈夫
進而言曰吾謂王聰明識理義故來焉耳今則
非也凡為君者鮮不親近邪佞踈遠正直是以
夏姬亡陳西施滅吳孟軻不遇以終身馮唐郎
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花王曰吾過矣
吾過矣於是王愀然作色曰子之寓言諷諭深

切請書之以爲王者之戒遂擢公以高秩

遺事

小性居士元曉生而穎異學不從師其遊方不羈之跡具載唐傳及行狀云居士娶瑤石宮宗室女生弘儒侯侯生而睿敏博通經史以方音通會華夷方俗物名訓解六經至今海東業明經者傳之不絶元曉所居第名新幢又嘗居穴寺寺傍有弘儒侯舊家之墟云三國遺事○瑤石宮今鄉校基穴寺未詳何地

弘儒侯又以俚語制吏札行於官府其所著文

必多而世無傳者及至高麗中人見南地或有弘儒侯所製碑銘文字缺落不可讀竟不知其何如也或云弘儒侯嘗入唐學未知然否東史及本傳

新羅神文王二年始立國學置卿一人以掌之三國史○古之國學今之鄉校則當是瑤石宮也

追封

高麗顯宗十三年正月甲午贈新羅翰林薛聰弘儒侯從祀先聖廟庭高麗史

按六籍之文自經秦火之後至于漢唐雖

有諸家註疏互有異同大義未明中國尚
然況此一隅之新羅乎弘儒侯挺生於茲
不有師傳而能以方言訓解六經教人句
讀則非達於義理之奥能如是乎誠所謂
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且弘儒侯
嘗事神文王而新羅之始立國學在於神
文之世然則我東方經學之明學校之興
實自弘儒侯倡之也與享文廟不亦宜乎

開國公金先生

三國史本傳略

公諱庾信首露王十三世孫也初首露從金卵而生故以金為姓首露開國於金官國傳國五百年至十世孫仇亥以國入新羅是為公曾祖祖曰武力為新州道行軍總管考曰舒玄官至大梁州都督舒玄夫人新羅宗姓訖宗之女舒玄為萬弩郡今鎮川太守與夫人俱行赴郡舒玄以庚辰之夜夢熒惑鎮二星降於已夫人尋有娠二十月而生公新羅真平王十七年乙卯也

公生而背有七星文又多神異及欲定名謂夫人曰吾以庚辰夜吉夢得此兒宜以為名然禮不以日月為名庚與庚字相似辰與信聲相近況古之人有名庚信盍以命之遂名庚信公年十七見麗濟靺鞨侵軼國疆慷慨有削平之志獨入中嶽石窟今斷石山齊戒告天誓之曰敵國無道為豺狼以擾我封域略無寧歲惟是一介微臣不量材力志清禍亂惟天降監假手於我居四日忽一老人被褐而來曰此多毒蟲猛獸可畏之地貴少年爰來獨處何也公再拜曰僕新

羅人也見國之讎痛心疾首故來此冀有所遇耳伏乞長者憫我精誠授之方術老人默然公懇請不倦至于六七老人乃言曰子幼而有并三國之志不亦壯乎乃授以秘訣曰慎勿妄傳若用之不義反受其殃言訖而辭行二里許追而望之不見也又嘗攜寶劒入咽嶺山（在夔州南三十五里）燒香告天夜有虛角二星光芒下垂劒若動搖然真平四十六年王遣舒玄等攻高句麗娘臂城（今清州）麗人逆擊我軍失利公時為中幢主進於父前曰吾平生以忠孝自期臨戰不可不

勇乃跨馬拔劒出入賊陣斬將軍提其首而來我軍見之乘勝奮擊殺虜六千城中恟懼皆出降善德十一年百濟寇大梁州都督品釋死焉其妻金氏亦死卽春秋公之女春秋恨之詣王曰願聘高勾麗請兵報怨王許之將行謂公曰吾與公同體爲國股肱我若入彼見害則公其無心乎答曰公若往而不還則僕之馬跡必交踐於麗濟兩王之庭矣遂相別而行入高勾麗過六旬不返公揀勇士三千人語之曰見危致命臨難忘身烈士之志也一人致死當百人百

人致死當千人千人致死當萬人則可以横行天下今國之賢相被執於他國其可不犯難乎衆人曰雖萬死一生敢不從將軍令乎於是王命公領死士一萬起之行過漢江入其南境麗王聞之故春秋還十三年王命公為上將軍伐百濟七城克之翌年正月歸未及見王封人急報百濟來攻買利城今未詳王又拜公為上將軍令拒之公聞命即駕不見妻子逆擊走之三月還命王宮未歸家又有告百濟兵將大舉侵我者王復告曰國之存亡繫公一身請公不憚勞

遄行及其未至備之公又不入家繕兵而西及至境上百濟人望我兵不敢逼乃遁去十六年毗曇等謂女主不能善理欲廢之舉兵屯明活城王師營於月城攻守十日夜有大星落月城毗曇等謂士卒曰吾聞落星之下必有流血此殆女主敗衂之兆士卒大呼聲振天地王聞之恐懼公曰吉凶無常惟人所召紂以赤雀亡魯以獲麟衰高宗以雉雊興鄭公以龍鬬昌故知德勝於妖則星變不足畏也請王勿憂乃造偶人抱火載於風鳶而颺之若上天然翌日使人

傳言於路曰昨日落星還上天使賊疑焉又刑白馬祭於落星之地祝曰天道陽剛而陰柔人道君尊而臣卑苟或易之卽為大亂今毗曇等以臣謀君自下犯上此亂臣賊子人神所同疾天地所不容今天若無意於此而反見星怪於王城此臣之所疑惑也惟天之威從人之欲善善惡惡無作神羞於是督諸將奮擊之毗曇等敗走追斬之夷其族真德王元年春秋以不得請於高勾麗遂入唐乞師太宗皇帝曰聞爾國庾信之名其為人也如何對曰庾信雖少有才

智者不藉天威豈易除鄰患帝曰誠君子之國也乃勑將軍蘇定方以師二十萬徂征百濟時公為押梁州今慶山軍主若無意於軍事飲酒作樂屢經旬月州人謗曰師衆久安可以一戰而將軍玩愒如之何公知民可用告王曰今觀民心可以有事請伐百濟以報大梁之役王曰以小觸大危將奈何對曰兵之勝否不在大小顧人心何如耳紂有億兆離心離德不如周家十亂同心同德今吾人一心可與同死生彼百濟者不足畏也王乃許之遂進兵大梁城外濟兵

逆戰公佯北至玉門谷濟兵大來伏發掩擊大敗之獲將軍八人於是使告百濟將曰我軍主品釋及其妻金氏之骨埋於爾國獄中今爾裨將八人為我擒匍匐請命未忍加誅今爾送死骨易生將可乎百濟乃以品釋夫妻之骨櫝而還之公曰一葉落茂林無所損一塵集太山無所增乃許八人還遂乘勝入濟境拔嶽城今未詳等十二城殺虜三萬又屠進禮今錦山等九城殺虜萬餘人春秋公入唐得兵來見公曰死生有命故得生還復與公相見何幸如焉對曰下臣

仗國威靈再與百濟戰拔城二十又使品釋及
夫人之骨得返鄉土此皆天幸吾何力焉三年
百濟將殷相攻陷石吐今未詳等七城公分三軍
為五道經旬轉鬬進屯道薩今未詳城下歇馬餉
士時有水鳥東飛過幕將士以為不祥公曰此
不足怪也謂衆曰今日必有百濟人來諜汝等
佯不知勿敢誰何乃使徇于軍中曰堅壁不動
待明日援軍然後決戰諜者歸報殷相殷相等
謂有加兵乃自疑懼於是奮擊大克之斬殷相
等殺虜九千獲馬萬匹及歸路見百濟佐平正

福與卒千人來降皆放之任其所往唐高宗永
徽五年真德王薨無嗣公與宰相迎春秋公卽
位是為太宗武烈王是時百濟君臣奢淫逸
民怨神怒公告於王曰百濟無道罪浮桀紂此
誠弔民伐罪之秋也於是愈為并吞之計矣太
宗王七年唐將蘇定方領兵十三萬過海伐百
濟公與將軍欽純等率精兵五萬應之進軍於
黃山原百濟將階伯先據險以待欽純四戰不
利其子盤屈及官昌力戰死三軍慷慨鼓譟進
擊大敗之斬階伯虜佐平忠常等是日定方到

伐伐浦今白馬江遇百濟兵擊敗之公領兵至唐營定方以後期將斬新羅督軍金文穎公言於衆曰大將軍不見黃山之役以後期為罪吾不能無罪而受辱必先與唐軍決戰然後破百濟乃杖鉞軍門怒髮如植腰間寶劒自躍出鞘定方右將董寶亮躡足曰新羅兵將有變定方乃釋文穎將步騎直趨都城唐羅軍四道齊進濟王義慈夜遁保熊津城已而率太子詣定方降是役也公之功為多定方謂公曰吾受命便宜從事今欲以所得百濟地分公等為食邑以酬功

如何對曰大將軍來伐不道雪小國之憤寡君與一國臣民方喜抃之不暇吾等獨受賜以自利其如義何遂不受定方留郎將劉仁願鎮守之泛船而歸獻俘于天子帝曰何不因而伐新羅定方曰其君仁其臣忠下之人事其上如事父兄國雖小不可謀也公嘗以中秋夜立門外忽有人從西來公知高勾麗諜者呼使之前曰而國有底事乎其人俯而不敢對公曰無畏也但以實告又不言公語之曰吾國王上不違天意下不失人心百姓欣然皆樂其業今爾見之

往告而國人遂慰送之麗人聞之曰新羅雖小
庾信為相不可輕也唐高宗又遣蘇定方征高
勾麗金仁問受命來諭出兵會伐於是文武王
率庾信等發大兵向高勾麗有百濟殘賊屯崑
山（今未詳）城庶路公進兵圍之使人語賊將曰而
國不龔致大國之討順命者賞不順命者戮今
汝等獨守孤城欲何為乎不如出降賊曰寧為
死戰誓不生降公笑曰窮鳥困獸猶知自救此
之謂也乃鳴鼓攻之城陷戮其將放其民王前
遣太監移書蘇將軍至是傳定方之言曰我受

命萬里涉滄海而討賊艤舟海岸既踰月矣大王軍士不至糧道不繼危殆甚矣王其圖之王問群臣皆言深入敵境糧不得達矣王患之公前對曰臣過叨恩遇忝辱重寄國家之事雖死不避今日是老臣盡節之日也當向敵國以副蘇將軍之意王前席執手曰得公賢弼可以無憂今茲之役罔愆于素則公之功德昌日可忘公既受命遂與九將軍率兵載糧入麗界至七重河（今積城地）人皆恐懼不敢先登公曰諸君若怕死豈合來此遂先自登船而濟將卒相隨渡河

至絲壤今未詳公語將士曰麗濟二國侵陵我疆域賊害我人民可不痛乎吾今不畏死以赴難者欲藉大國之力滅二賊以雪國恥誓心告天以期陰助未知衆心如何宜同心協力一以當百是所望也諸將卒皆曰願奉將軍之命不敢有偷生之心乃鼓行向平壤路逢賊兵逆擊克之至獐塞今遂安會天寒人馬僵仆公露肩執鞭策馬前驅衆人見之努力奔走不敢言寒矣距平壤不遠公曰唐軍乏食宜先報之乃喚步騎監裂起曰吾以與爾遊知爾志節今欲致意於

蘇將軍汝其可行否裂起曰吾雖不肖辱將軍使令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遂詣平壤見蘇將軍曰金某領兵致糧已達近境定方喜以書謝之定方以食盡兵疲不能力戰及得糧便迴去入唐麗人伏兵要擊我軍於歸路公令以鼓及桴繫群牛腰尾使揮擊有聲又積草燃之使烟火不絕夜半潛行至瓢河（今未詳）急渡休兵麗人覺之來追公使萬弩俱發將士分擊敗之禽將軍一人斬首萬餘級麟德元年百濟餘衆蜂泗沘城叛唐熊州都督發兵攻之累日霧塞不辨人

物以故不能戰使人來告公公授之方略以克之二年高宗遣使來聘冊庾信奉常正卿平壤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總章元年高宗遣李勣伐高句麗徵兵於我文武王出兵應之以公有疾留之乃命欽純仁問為將欽純告王曰若不與庾信同行恐有後悔王曰公等皆國之寶若偕行萬一蹉跌其如國何留庾信守國則隱然若長城終無憂矣欽純公之弟仁問公之外甥至是告于公曰吾等不材從王就不測之地顧有指誨答曰夫將者國之干城君之爪牙決勝

負於矢石之間必上得天道下得地理中得人心然後可以成功今我國以忠信而存百濟以微慢而亡高句麗以驕矜而殆今若以我之直擊彼之曲何憂不克況憑大國明天子之威稜哉往矣勉焉無隳乃事二公拜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文武王既與英公破平壤還到南漢州（今廣州）謂群臣曰昔百濟謀侵我國庾信之祖武力為將逆擊之俘其王及宰相四人以折其衝又其父為梁州摠管屢與百濟戰使不得犯境故邊民安農桑之業君臣無宵旰之憂今庾信

承祖考之業爲社稷之臣出將入相功績茂焉
若不倚賴公之門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於是授
公以太大舒發翰食邑五百户仍賜輿杖上殿
不趨唐皇帝遣使宣慰濟師功亦授詔書於庭
信褒奬之且諭入朝而不果行咸寧四年癸酉
文武王十三年也妖星見地震王憂之公進曰
今之變異尼在老臣王請勿憂王曰若此則寡
人所甚憂也夏六月人或見戎服數十人持兵
器自公宅泣而去俄而不見公聞之曰此必陰
兵護我者見我福盡乃去耳吾其死矣後旬餘

[illegible]疾王親臨慰問公曰臣願竭股肱之力以奉
元首而犬馬之疾至此今日之後不復再見龍
顏矣王泣曰寡人之有卿如魚之有水若有不
可諱其如人民何其如社稷何公對曰臣愚不
肖豈能有益於國家所幸者明王用之不疑任
之勿貳故得攀附王明成尺寸功三韓為一家
百姓無二心雖未至太平亦可謂小康臣觀自
古繼體之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累世功績一
朝隳廢甚可痛也伏願殿下知成功之不易念
守成之亦難疏遠小人親近君子使朝廷和於

上民物安於下禍亂不作基業無窮則臣死且無憾王泣而受之秋七月一日卒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九王聞訃震慟贈賻彩帛一千匹租二千石給軍樂鼓吹葬于金山原

遺事

太宗王七年滅百濟論功授大將軍金庾信大角干或稱大舒發翰位於十七等之上非常位也新羅官制有十七等如伊飡阿飡等是也

文武王八年滅高句麗授留守金庾信以太大角干或稱太大舒發翰賞其元謀也於前十七

等及大角于之上加此位以示殊尤之禮並三國史

公爲兒時母夫人日加嚴訓不妄交遊一日寓宿女隸家母夫人面數之曰我已老日夜望汝成長立功名爲君親榮今乃爾與屠沽小兒遊嬉淫孝酒肆耶號泣不已公卽於母前自誓不復過其門一日被酒還家馬導舊路誤至娼家娼且欣且怨垂泣出迎公既悟斬所乘馬棄鞍而返女作怨詞一曲傳之天官寺卽其女家天官其女號也五陵東南山下有天官寺遺址

高麗李公升詩曰寺號天官昔有緣忽聞經始

一淒然多情公子遊花下含怨佳人泣馬前紅鬚有情還識路蒼頭何罪謾加鞭唯餘一曲歌詞妙蟾兎同眠萬古傳並輿地勝覽及李仁老破閑集○李公升操行高潔義宗目公升曰秋月澄澈無一點塵正如公升胷中官至平章事謚文貞

新羅人以富潤之家爲金入宅凡三十五而其一曰財買井宅即公祖先宅也公有宗女財買夫人死葬於青淵上谷名曰財買谷每年春月同宗士女會宴於其谷之南澗于時百卉敷榮松花篇洞府谷口架築爲庵因名松花房三國遺事及勝覽○今慶州西五里有名松花洞者即此也

善德王十四年公受命王宮繕兵西征于時其家人皆出門待來瞻望涕泣公過門不顧而行至五十步許駐馬令取漿水於宅啜之曰吾家之水尚有舊味本傳○公凡三受命過家門不入者二年王宮即月城漿水疑即財買井水

異跡

唐將蘇定方來伐百濟初渡海屯兵江口忽有鳥迴翔於定方營上使人卜之曰必傷元帥定方懼欲引兵而止公曰豈可以飛鳥之怪違天時也應天順人伐至不仁何不祥之有乃拔神

劒擬其烏割裂而墜於前於是定方進兵攻之遂滅百濟三國遺事

斷石山一名月生山在府西二十三里諺傳金興武欲伐麗濟得神劒隱入月生山石窟鍊劒試斷大石疊積如山其石尚存

東都之西三十里有富山城城之北有朱巖寺寺之傍有持麥石四方削成若不可陟而上其上平坦可坐百人昔大舒發金公持麥於此以供酒材燕饗諸軍吏之地也至今馬跡存焉並輿地勝覽

新羅惠恭王十五年己未夏四月日忽有旋風起自庾信公墓至始祖大王之陵塵霧暗冥不辨人物守陵人聞其中若有哭泣悲歎之聲惠恭王聞之恐懼遣大臣就公墓致祭謝過本傳○三國遺事亦載此事而旋風至味雛王竹現陵又云味雛王爲金氏始王故俗稱其陵爲始祖堂理或然也

塋墓

開國公墓在今慶州府西五里西岳里即所謂金山原也新羅文武王命國子博士薛因宣撰碑文立碑紀功又定民戶守墓焉本傳及勝覽○墓之石物

視王陵有加而獨龜龍不在
薛因宣所撰碑文亦不傳焉

退溪先生答府尹李楨書曰武烈角干有功烈於三韓如彼而丘壠荒廢如許可見從來守土者之闕典而邦人之所羞病也今欲修治立祠甚盛舉也滉意於武烈則只當修治陵墓嚴禁樵牧而已於所立祠宇只祭角干其修墓禁樵亦如武烈之爲並爲置典守者三兩人如何退溪先生文集

東嶽李公安訥爲府尹時定爲新規曰樂善好賢風俗攸係尚功崇德政化所宣故舒發翰金

公挺生羅代協謀太宗統合三韓安定一時盛烈不泯後世永賴以鄉賢建廟春秋享祀在今日崇重之典已爲至矣而塋封翳然樵牧無禁故老感痛行路亦嗟可於每歲寒食秋夕兩俗節官備奠物校差祭員先期齊被行事虔恭仍修護頹毀翦除荒蕪使一鄉永世不忘之義益著於千百載之下而無墜也其祭文曰威加三國功蓋百世英烈攸存享祀無替 懸板鄉會

祠廟

吉祥山在鎮川縣西十五里有金庾信祠始公

生于萬弩郡藏胎於此山故因號爲吉祥或謂之胎靈山新羅時置祠宇春秋降香祝行祭高麗仍之至本朝太祖八年始停之令所在官致祭

花浮山在江陵府北三里山有金庾信祠後合于城隍祠 並輿地勝覽

追封

新羅興德王追封金庾信爲興武大王 三國史

按昔周公有大勳勞於王室故賜魯以天子之禮樂宜若可受而先儒猶以爲不當

受今興武之功雖可與周公比並亦臣子之分所當爲也以王臣而加王號只是當時致崇極之意而在興武則誠有所不安者矣但後之人嫌於王號而遂隱其謚焉仍舉以太大舒發翰或角干則是乃新羅官號之方言也無亦近於質古而野乎若開國公則是唐帝之所封而有榮耀焉後來鄉先生可祭於社者未有逾於興武則今書曰開國公金先生亦宜矣此則必有能辨之者

文昌公崔先生

三國史本傳

公諱致遠字孤雲一字海雲姓崔氏新羅沙梁部人也史失其世系公美風儀少精敏好學至年十二將隨海舶入唐求學其父謂曰十年不第即非吾兒也行矣勉之公至唐尋師力學以唐僖宗乾符元年甲午禮部侍郎裴瓚下一舉及第時年十八矣調授宣州溧水縣尉考績爲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時黃巢叛高駢爲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辟公爲從

事巡官委以書記之任其表狀書啓徵兵告檄皆出其手其檄黄巢有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之語巢不覺下床由是名振天下及年二十八歲僖宗知公有歸寧之志使將詔書來聘本國憲康王留公爲侍讀兼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公自以西學多所得及來欲展所蘊而衰季多疑忌出爲太山郡（今泰仁）太守唐昭宗景福二年即真聖王之七年公時爲富城郡（今瑞山）太守祗台爲賀正使將入唐以比歲饑荒盜賊交午道梗不果

行其後亦嘗奉使如唐但不知其歲月耳其文集有上太師侍中狀云伏聞東海之外有三國其名馬韓卞韓辰韓馬韓則高麗卞韓則百濟辰韓則新羅也高麗百濟全盛之時強兵百萬南侵吳越北撓幽燕齊魯為中國巨蠹隋皇失馭由於征遼貞觀中我太宗皇帝親統六軍渡海恭行天罰高麗畏威請和文皇受降回蹕我武烈大王請以犬馬之誠助定一方之難入唐朝謁自此而始後以高麗百濟踵前造惡武烈王請為鄉導至高宗皇帝顯慶五年勑蘇定方

統十道強兵樓船萬隻大破百濟乃於其地置扶餘都督府招輯遺民從以漢官以臭味不同屢聞離叛遂徙其人於河南總章元年命英公李勣破高句麗置安東都督府至儀鳳三年徙其人於河南隴右高句麗殘孽類聚北依太白山下國號渤海開元二十年怨恨天朝將兵掩襲登州殺刺史章俊於是明皇帝大怒命內史高品何行成大僕卿金思蘭裴兵過海攻討仍就加我王金某為正太尉持節充寧海軍事雖林州大都督以冬深雪厚蕃漢苦寒勅命迴軍

至今三百餘年一方無事滄海晏然此乃我武烈大王之功也今某儒門末學海外凡材謬奉表章來朝樂土凡有誠懇禮合披陳伏見元和十二年本國王子金張廉風飄至明州下岸浙東某官發送入京中和二年入朝使金直諒為叛臣作亂道路不通遂於楚州下岸邏迤至楊州得知聖駕幸蜀高大尉差都頭張儉監押送至西川已前事例分明伏乞大師侍中俯降台恩特賜水陸券牒令所在供給舟船熟食及長行驢馬草料并差軍將監送至駕前此所謂太

師侍中姓名亦不可知也真聖王八年公進時務十餘條王嘉納之以為阿飡公自西事大唐東歸故國皆遭亂屯遭蹇連動輒得咎自傷不偶無復仕進意逍遥自放山林之下江海之濱營臺榭植松竹枕籍書史嘯咏風月若慶州南山剛州氷山陜州清涼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縣月影臺皆公遊焉之所最後帶家隱伽倻山海印寺棲遲偃仰以終老焉始西遊時與江東詩人羅隱相知隱負才自高不輕許可人示公以所製歌詩五軸又與同年顧雲友善將歸顧

雲以詩送別略曰我聞海上三金鰲金鰲頭戴
山高高山之上兮珠宮貝闕黃金殿山之下兮
千里萬里之洪濤傍邊一點雞林碧鰲山孕秀
生奇特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十
八橫行戰詞苑一箭射破金門策蓋心有所服
云新唐書藝文志載崔致遠四六集一卷桂苑
筆耕二十卷註云崔致遠高麗人賓貢及第為
高駢從事其名顯上國如此又有文集三十卷
行於世

桂苑筆耕自序

臣自年十二離家西迄當乘桴之際亡父誡之
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兒
往矣勤哉無隳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懸
剡無遑冀諧養志觀光六年金名牓尾此時諷
詠情性寓物名篇曰賦曰詩幾溢箱篋但以童
子篆刻壯夫所慙及忝得魚皆爲棄物尋以浪
跡東都筆作飯囊爾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祿
厚官閑飽食終日仕優則學免擲寸陰及羅微
秩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冀書輻至竭
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然淘之汰之十無

一二敢比披沙見寶粗勝毀尾畫墁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臣適當亂離寓食戎幕所謂饘於是粥於是輒以筆耕為目以玉韶之語前事可憑雖則傴僂言歸有慙鳧雀既墾既耨用破情田自惜微勞冀達聖鑒其詩賦表狀等集二十八卷隨卷奉進

歲年考

文昌侯以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丁丑歲生新羅國都至年十二入唐即懿宗咸通九年戊子也年二十八而東還則是僖宗中和四年甲辰歲

而其年秋八月離淮南幕府候風海浦淹滯經冬至翌年三月始到本國乃為光啓九年乙巳也其啓狀有曰巫峽重峯之歲絲入中華銀河列宿之年錦還東國 年表啓狀

遺事

高麗太祖之興公知非常人必受命因致書問有雞林黃葉鵠嶺青松之語羅王聞而惡之公即隱居伽倻山終焉其鑑識之明羅人服之乃名其居曰上書莊 出勝覽參以本傳○上書莊遺址在金鰲山北麓蛟川岸上

文昌侯乃本彼部人也皇龍寺南味呑寺南有

古墟云是崔侯古宅也殆明矣三國遺事○公姓出沙梁而居在本彼部也皇龍寺在今芬皇寺南其南又有古寺遺墟味呑寺疑在其間崔侯舊宅亦必在其南而未可的知

遺跡

月影臺在會原縣今昌原西海邊崔文昌所遊處有石刻剝落高麗鄭知常詩曰碧波浩渺石崔嵬中有蓬萊學士臺松老壇邊荒草合雲低天末片帆來百年文雅新詩句萬里江山一酒盃回首雞林人不見月華空照海門迴蔡洪哲詩曰文章氣習轉崔嵬忽憶崔侯一上臺風月不

隨黃鶴去烟波相逐白鷗來雨晴山色濃低檻
春盡松花亂入盃更有琴心隔塵土他時好與
雨雲迴
雙溪寺在晉州智異山世傳崔文昌嘗讀書于
此庭有老槐幾百圍其根北渡小澗盤結如橋
寺僧因以爲橋相傳崔侯手植也洞口二石對
峙如門東邊一石刻雙溪西邊一石刻石門等
四字又有古碑崔侯所撰侯在此寺寄顯源上
人詩曰終日低頭弄筆端人人杜口話心難遠
離塵世雖堪喜爭奈風情未肯闌影闘晴霞紅

葉經聲連夜雨白雲湍吟魂對影無羈絆四海深機憶道安

斷俗寺在智異山東洞口有崔文昌所書廣濟品門四字刻石又有文昌讀書堂

清凉山在安東府才山縣西有致遠峯崔文昌嘗讀書於此故名

學士樓在咸陽客館西崔文昌為太守時所登賞故名後倭兵所焚移邑治時樓亦移構而因名焉

臨鏡臺一云崔公臺在梁山郡黃山驛西絶壁

上崔公遊賞之地公有詩曰煙巒簇簇水溶溶鏡裏人家對碧峯何處孤帆飽風去瞥然飛鳥杳無蹤

海雲臺在東菜東十八里有山陡入海中若蠡頭崔文昌嘗築臺遊賞遺跡尚存文昌一字海雲

伽鄉山在陝川治爐縣北三十里山有海印寺崔文昌嘗帶家隱于此西迤為月留峯峯下有清涼寺亦崔文昌所遊處並輿地勝覽

崔文昌字孤雲以賓貢入中朝擢第遊高駢幕

府時天下雲擾簡檄皆出其手及還鄉同年顧
雲賦孤雲篇以送之云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
間徘徊不可住寞寞又東還及歸預知麗太祖
龍興獻書自達然灰心仕宦卜隱伽倻山一旦
早起出戶莫知其所歸遺冠履於林間蓋上賓
也寺僧以其日薦冥禧公雲髯玉脥常有白雲
蔭其上寫真留讀書堂至今尚存自讀書堂至
洞口武陵橋幾十里冊崖碧嶺松檜蒼蒼風水
相激自然有金石之聲公嘗題一絶醉墨超逸
過者皆指之曰崔公題詩石其詩曰狂噴疊石

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
教流水盡籠山破閑集

追封

高麗顯宗十一年八月追贈新羅執事省侍郎
崔致遠內史令從祀先聖廟庭至十四年五月
贈謚文昌侯麗史

按文昌侯生於唐季當是時中國之人尚
未知修明聖賢之學則而況於外國之人
乎雖以文昌資品之高而不得聞大道之
要者以其無啓發之賢也然生乎東國而

其文章事業至於驅駕中原映耀後世者千古一人而已此其可以從祀聖廟也歟顯宗以青松黃葉之句為密贊祖業功不可忘則此必史傳之陋也昔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起而歸周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及其代商則遂餓死於首陽夫以文昌之明達豈不知麗祖之必興乎遂乃見幾高蹈終於隱晦迹不染麗氏之世則其特立獨行之義又不讓於伯夷矣此真可爲百世之師也

儒臣論著

高麗閔思平詩略曰雞林古與國崔薛出賢材禮樂學中夏郁郁乎文哉民皆賢者後裁冠儼容儀 輿地勝覽

金富軾曰觀夫羅王之待庾信也親近無間委任不貳謀行言聽不使怨乎不以可謂得六五童蒙之吉故庾信得以行其志與上國協謀合三韓爲一家能以功名終焉鄉人稱頌之至今不忘至於芻童牧豎亦能知之則其爲人也必有異於人矣 本傳

史臣曰自古英雄豪傑之士雖有非常之才未必得有為之君雖得有為之君未必得可為之時有非常之才得有為之君得可為之時而成不世之功者於庾信見之矣當三國鼎峙之時應期而生適遇之奇有同魚水以忠憤之心濟英偉之略謀謨帷幄莫無遺策東征西討所向無敵及其削平麗濟能成統一之功使其君富有東韓之地使其民不免鋒鏑之虞自是位兼將相身佩安危者二十餘年屹然為國長城豈非所謂有其才得其君得其時而成其功者乎

況臨絶之言真得大臣告君之體其備歷艱危
鞠躬盡瘁功名忠節終始兩全如庾信者求之
東方罕有其儔矣嗚呼賢哉 東國通鑑
梅溪曹偉曰或者疑其以孤雲大才卷而東歸
陳力就列遇事匡救縫其闕失粉飾其文治
則國勢不至於捏氛萱裔何遽於猖獗而顧乃
棲遑偃仰不屑仕宦國之危亡視若越人之肥
瘠無乃幾於潔身而亂倫懷寶而迷邦者耶是
不然公以童稚之年遠涉溟渤不憚險艱未弱
冠取科第如摘髭其心豈欲效向子平臺孝威

者耶其勵志功名而有心於立揚者蓋無疑也由其欲仕唐也則宦寺擅於內藩鎮横於外朱梁篡代之兆已萌欲仕李國也則昏主委政於匪人女后淫瀆而亂紀嬖幸盈朝翕翕訿訿此固不可容吾身而望其行吾道乎况公之明識已炳於青松黄葉之句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滄海横流非隻手可遏尋深山而友麋鹿攀薜蘿而弄明月者豈公之本心哉嗚呼自三國以來文人才士世不乏人而公之名獨光前而掩後膾炙人口平生足跡所及之處至今樵人牧

堅皆指之曰崔公所遊之地至於閭閻細人鄉曲愚婦皆知誦公之姓名慕公之文章則其所以得於一身者必有不可名言而人與時不偶命與才不諧豈非千古之恨耶余少時嘗讀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夢有歸時之句想公之襟抱飄飄然非塵寰中人及觀公之平生名區勝地之在國內者足跡殆將遍焉則青山綠水之句本非寓言而益歎公雅意之所存也 東史纂要

諸賢雜詠

次龜巖西岳精舍韻　退溪先生

羅堰參秀幾悲殷創置仍遭物議群欲使英才
欣式穀可無遊處善相業千年白日元無翳萬
古青山一任雲珍重笛中真樂事莫將餘外較
紛紛

箕敎吾東曾善國只今天步屬文明多材聖作
非無本至道人行詎自亨寒落塵編尋實訣奮
興豪傑出常情儒宮好闢仙山境老我增思實
趁名

題西岳精舍　　龜巖李禎

柳綠花紅物色殷傍隨肯學少年群千年大地俗非古一箇迂儒心似薰素食幾驚中澤鴈岸巾空望出山雲仙桃洞裏新開宇探勝歸來滌垢紛

虞家數語相傳後萬古斯文白日明一唯參子心默契再賢回也道重亨光風東洛從容意秋月西林感慨情會友琢磨今有地丁寧無負此堂名

次龜巖韻　　八溪鄭宗榮

大東文教自箕殷羅代名賢濟濟群與亡百變
餘山海治亂千秋混臭薰莊別終歸人正表指
揮重見士如雲藏修可托西山下鄒魯曾多外
議紛
南中州郡如棊布分陝無能貢　聖明已喜文
翁治化振還憐中子道心亨東都重見西山學
誠敬無多藻雪情共訪青衿酬且問依然沂上
詠歸名

西岳精舍　　退溪先生

東都賢祀謗何頻變置真成學舍新但使斯文我

能長育涵濡　聖澤屬儒紳

謁西岳祠示院生　　鶴峯金誠一

西兄精舍舊聞名遠客初回萬里程誰識龜翁

開院意雞林葉葉盡風聲

三賢子孫

新羅時有薛判官奉使日本日本國真人贈以詩其序曰嘗覽元曉居士所著金剛三昧論深恨不見其人聞新羅國使薛即是居士之抱孫乃作詩贈之判官即弘儒侯之子而名字不傳焉弘儒侯本傳○三昧論及諸篇載東文選

開國公妻智炤夫人太宗王第三女也生子五人長曰三光次元述次元貞次長耳次元望庶子曰軍勝後王謂夫人曰今中外平安君臣高枕者是太大角干之賜也寡人欲報

之德未嘗忘于心其餽南城租年一千石以下
並公本傳

唐高宗乾封元年皇帝勑名庚信長子三光
為左武衛中郎將仍令宿衛

唐高宗怒新羅納高勾麗叛衆遣兵來討太
宗王遣將禦之羅兵大敗元述為裨將欲戰
死其佐淡凌止之曰大丈夫非死之難處死
之為難也與其死而無成不若生而圖後元
述曰男兒不苟生將何面目以見父公乎淡
凌覺元述馬轡不放遂不能死王問公曰軍

敗如此奈何對曰元述不惟辱王命亦負家訓可斬也王曰元述裨將不可獨施刑乃赦之元述慚懼不敢見父遁於田里及父卒求見母母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今既寡矣宜從於子若元述既不得為子於先君吾焉得為爾母乎遂不見元述痛哭不能去夫人終不見元述歎曰為淡凌所誤至於此極乃入太白山後唐兵來攻元述欲雪前恥力戰有功以不容於父母憤恨不仕終其身

公嫡孫允中仕聖德王屢承恩遇王之親屬

族之王登月城岑頭眺望乃與從臣置酒為
樂命喚允中或曰今宗戚豈無可人而獨召
疎遠之臣乎王曰今寡人與卿等共享太平
皆允中祖父之德也如遐棄之則非善善及
子孫之義也遂賜密坐言及其祖父平生及
晚告退賜絶影山馬一匹
開元二十一年唐帝遣使詔諭曰靺鞨渤海
內懷狡猾今欲問罪卿亦發兵掎角聞有舊
將金庚信孫允中在須以此人為將仍賜允
中金帛於是王命允中及其弟允文等將兵

會唐兵伐渤海

允中庶孫曰岩聰敏好方術少壯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法聞一隅反以三隅述遁甲立成法示其師師憮然曰不圖吾子之明達至此也自是不敢以弟子待之還國爲司天大博士執事侍郎領浿江鎮所至盡心撫字三務之餘教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蟲蔽野百姓憂懼岩登山頂焚香祈天忽風雨大作蝗蟲盡死後聘日本其國王知其賢欲留之會唐使高鶴林來相見甚懽倭人

以岩為大國所知不敢留乃還

公玄孫執事郎長清作公行録十卷行於世

崔鄴文昌之後九歲能詩忠肅八年中元朝

制科授遼陽路蓋州判官及東還藝文成均

典校三館出迎子迎賓館累官至檢校成均

大司成鄴才奇志高不惑異端不溺習俗而

務合於古人延祐科興聞詔乃曰可試所學

既而果中制科同年壯元宋本稱其才屢形

於詩後居城南獅子山下借田而耕號猊山

農隱有座右銘及猊山隱者傳輿地勝覽

李益齋爲崔拙翁作後儒仙歌曰孤雲雲孫
雲錦腸曼倩調謔寬饒狂賈勇中朝戰藝場
磊落夏宋伯仲行君胡爲乎思故鄉燕南鬼
怪方譸張萬口相和喧蜩螗風生四壁月照
床中夜起坐歌虞唐病瘡老馬飢欲僵呼僮
拂鞍靴蒲霜平明敲推之何方竹軒爲啓琴
書堂可人更有白玉郎愛直自合依南陽珥
筆視草平斗量翩然乘風歸席傍手挽斗柄
挹天漿豈憶丹楹垂扶桑同庚故人鬢蒼浪
含糊模稜坐巖廊下視啞啞一笑長騎龍被

髮游鴻荒 益齋集○崔
瀣亦諭拙翁

請額疏略

尊德尚賢帝王之盛典重道崇儒有國之先務是故武王克商而封比干之墓高帝過魯而祠孔子之里以樹八百四百之基業前代所尚蓋可知矣惟我東方古被仁賢之化而文憲無微羅氏以來始有豪傑之士而儒風繼起以及我

聖朝之興崇奬儒教培養人材是以群賢鬱興卓冠前古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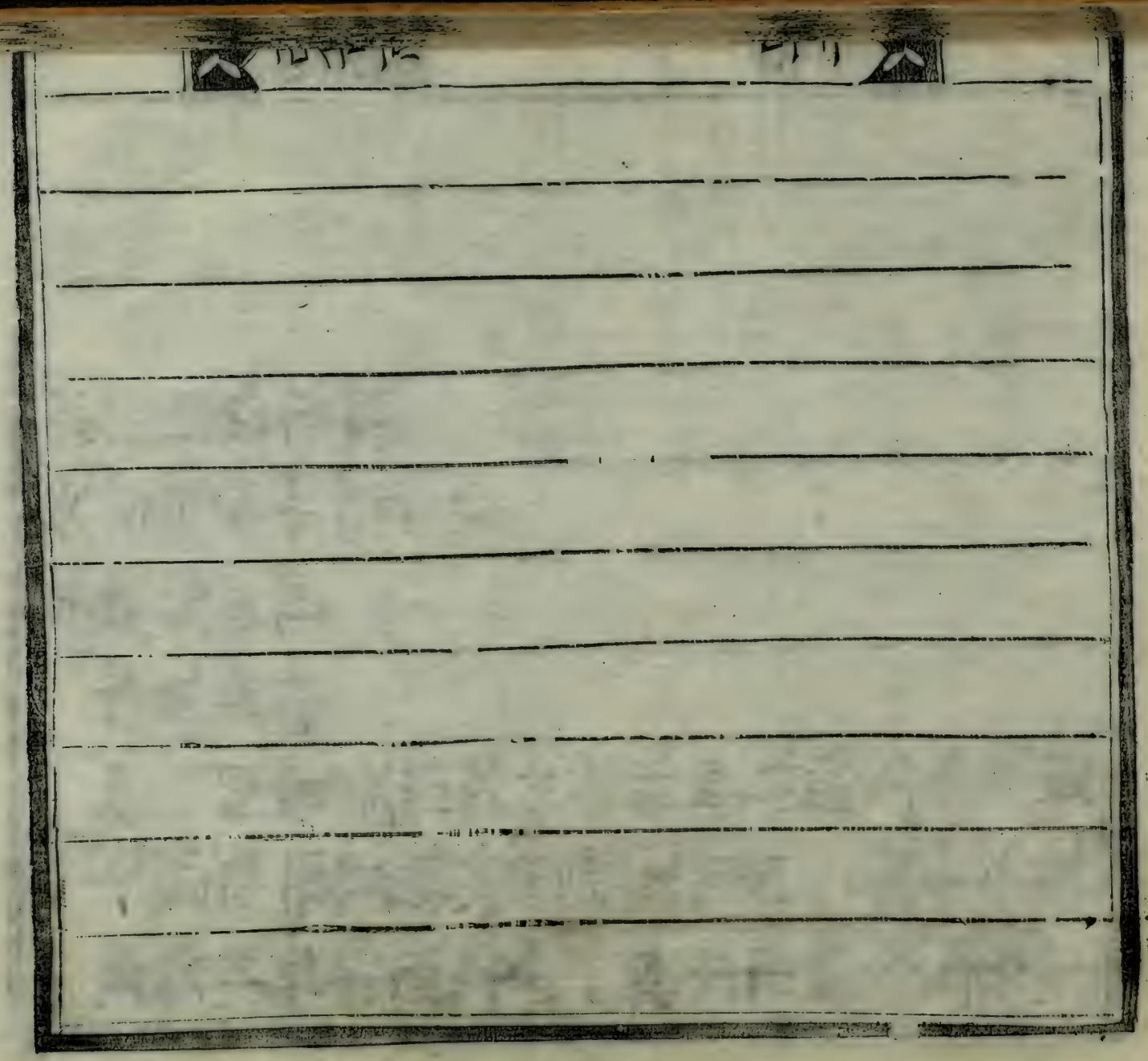
昭敬大王即位之初首命儒臣撰次儒先録又

就書院所建之地　錫額　頒書　賜之土
田其崇奬培養之方尤有光于前烈者甚盛
舉也今我
殿下龍飛九五紹承大統　宗社再安億兆懽
抃此正　殿下振德而作成之以鞏基業之
秋也臣等謹按我東之賢從祀聖廟者九人
而已九賢之中出於嶺南者八焉八賢之中
出於東都者三焉則東都又我東國之鄒魯
也往在嘉靖年中府尹臣李楨肇建書院于
府治之內西兄山之麓乃祠以弘儒侯薛聰

文昌侯崔致遠又以羅代名臣金庾信配享焉夫薛聰以方言解九經教道後生至今學者師宗之宜其為我東經學之祖而崔致遠非但文章卓絶其見幾不仕之志亦可以立懦而廉頑矣若金庾信其功烈之盛忠孝之篤垂之國史在人耳目觀其將死之際告君之辭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由是言之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一廟之中享此三人而其規畫取舍往復質問於先正臣李滉然後定則書院之建亦非苟焉而已臣等竊見我國之

賢雖未得從祀於聖廟亦建書院
命賜華額者多矣今崔薛二賢久已從祀於聖
廟而尚未有扁額之　錫臣等嘗有缺歎於
茲及今　履端之初敢請崇奬之舉者誠以
尚賢之典在
殿下所宜先也伏願　殿下特賜華扁以寵名
賢以光儒苑則四方風動之化將自此而基
矣
禮曹　啓曰疏內所陳弘儒侯薛聰文昌侯
崔致遠角干金庾信皆是先代大儒名臣至

有從祀於聖廟宜為一鄉之宗師合建書院
多歷年所實與他書院不同南中士子千里
吁　闕實是斯文公論特賜扁額允合衆賢
之典伏惟
上裁教曰可
天啓三年十一月日
賜額西岳書院



東國人才莫盛於新四維新羅豪傑莫盛於三賢是則天所以命之以成統一之績以昌文明之運也此非但賁飾一代之盛而波及於千萬世下者為不少矣後三賢幾千有餘年乃始表章而尊尚之以追慕前人以興起後人者亦天也仙桃之下立祠建院僅八十年矣中罹兵燹迭有廢興而使人知有古之三賢則實龜巖李相公之功也獨其三賢行跡或有具載於國乘者或有散出於諸書者其詳者太煩略者太簡而亦未有聚為一録而

會其歸焉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可慨也已克後昔嘗稟告于旅軒張先生先生命撰三賢事蹟及其建院始末而揔名之曰西岳志克後既受命而竊重其事遷就有年今先生既歿而言猶在耳遂倣伊洛淵源及名臣言行録列爲三賢事蹟又首之以書院創置附之以諸賢稱述以不忘先生之命而顧見聞孤陋尚多漏遺世之君子必有好古而尚賢者苟博考而備著之以成完書則又後人之幸也崇禎壬午夏四月壬子

烏川鄭克後謹識

西岳志終